癸巳論語解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癸巳論語解

(二)

張栻撰

癸巳論語解卷第六

先進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君子由後人之稱也前人於禮樂務其質而於文有所未足後人則習其文而[illegible]盛故以前輩爲野人而自謂爲君子文勝而過質則於禮樂之實反有害故聖人[illegible]之言程子曰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之謂也或曰然則從周之說奈何蓋文莫備於周大體固當從周而其末流文勝之弊則不可以不正也從先進與從周固各有義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從夫子於陳蔡者自顏淵而下當時偶不在門故夫子思其時人才之盛而稱之所謂言語政事文學皆由一道入而有所自得者至於德行則默而成而以造其全蓋不可以一事名也彼三者未免利仁之事進乎德行者則安仁之事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常人聞夫子之言。不能疑而問。與問而不當。固無所助也。學者則有助矣。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是也。謂顏子非助我者。以其於吾言無所不說。蓋回聞夫子之言。無不得於其心而無疑之可復故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與禹吾無間然之間同。凡有所未盡。則有間而可言。處之盡其道。人無得而間然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復白圭之章。其感於中者深矣。謹言如此。則謹行可知。言者人之所易故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必若顏子而後謂之好學。他人皆不得與焉。則聖門問學之方蓋可知矣。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謂才與不才雖異。而彼此均爲其子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己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强爲之椁乎。

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謂天之喪己者。以顏淵之死而卜天意。懼斯道之不傳也。哭之慟而從者曰子慟矣。門人恐聖人哀之過也。聖人有過乎情之至而不自知其慟故曰有慟乎。然謂非夫人而誰爲。則其節固在乎其中矣。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葬以禮者。謂得其理也。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及其死。門人乃欲厚葬之。則失其理矣。夫子止之而不可得。謂回雖視予猶父。而己不得視之猶子。以有顏路故也。其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其誠於幽明之際如此。顏子之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也。門人記夫子之所以處之者甚詳。所謂仁之至而義之盡者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人以鬼神與死爲異事。而不知其爲常也。蓋不越於理而已。由聚散故有死生。由幽明故有人鬼。能事人則能事鬼矣。知生則知死矣。事人者。事君、事親、事長之類、是也。知生者。知所以生也。然則所謂事鬼神之理與死之理。豈外是乎哉。故君子之於學。務於其近而已。而其遠者莫之能違也。若異端則以鬼神與死別爲一說。驚怪恍惚。而其失莫之窮也。

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一於篤敬。故闇闇。進於和樂。故侃侃。直而果。故行行。有諸中。形於外。莫揜也。故夫子樂其實焉。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謂如由之氣象。蓋有不得其死之理。此爲疑之之辭。而因以警之也。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誠不可以不死。謂之不得其死不可也。然其從孔悝。則有爲之死之理。始擇之未善也。則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則可謂得其死者矣。然則求生以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而與是類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先儒謂長府爲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過而改爲。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爲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言必有中者。中於理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以瑟爲言者。蓋瑟之聲音象其中之所存也。子路之氣稟偏於剛。雖其學之有至。氣質不爲不變。然於其所偏終有化之未能盡者。在聖人之門爲有未和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進之。而門人聞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未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發言之意也。故復從而開曉之。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爲次序淺深亦已多矣。其於用力亦可謂至矣。獨未及夫閫奧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爲未至。所當勉以進也。由宮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則不亦有閒乎。聖人斯言。非特以發明子路。亦所以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

子張高明。故常開擴。子夏敦篤。故常收斂。開擴則未免於有過。收斂則未免於有不及。然二子之過不及甚微。特未得其中而已。夫子謂過猶不及。過與不及爲未得其中則均也。今以論語所載二子之言行觀之。其所過與不及者。蓋亦可得而見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哀公十年用田賦之事也。冉有時爲季氏宰。考之國語。蓋嘗以此事訪於夫子。而卒莫之救。以冉有爲宰之時。而季氏之賦倍他日。此夫子所以有聚斂附益之歎。而孟子又發無能改於其德之論也。冉有既爲季氏之臣。所當救正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爲。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爲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有志於學者。亦鑒諸。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喭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其所偏矯厲而擴充也。然曾子之魯。其爲學篤實。故卒能深造於道。非唯質不足以病之。而適所以成之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顏子之庶幾於聖人。以其屢空也。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然猶曰屢焉。特未若聖人之純焉耳。聖

人則絕四矣。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也。賜不受命而貨殖。賜之貨殖。亦豈如他人哉。特未免有意於豐約之閒耳。此則於天命之自然者爲不能受其正。而其聰明所及。億度而多中焉。以其資稟之高故也。然億而屢中。則不能以皆中也。苟惟天理之安。則不待於億而無往不中矣。聖門惟子貢聰明亞於顏子。故聖人嘗問以與回孰愈。而於茲又發此義。所以進之者遠矣。程子曰。此亦子貢始時事耳。其晚歲所進。蓋不可以是論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程子曰。所謂善人者。不爲不善也。故不必踐舊迹而已。有不善。則能改之矣。雖然。亦不能造道之遠奧也。苟能之。則賢遠也。不止爲善人而已。或曰。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蓋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惟其言之篤厚是與。當與其君子者乎。與其色莊者乎。君子、謂行稱其言者。色莊、謂行違於言。居之不疑者。此言取人當聽言而觀行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義固當勇於爲。然有父兄在。則亦有不可得而專爲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勇蓋如此。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也。特患爲之之意或過焉。而於其當稟命而行者有所闕焉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力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其成德達才之道。可謂至矣。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夫子以顏子之後。而憂其或不免。若顏子之言之意。則謂夫子免於難。則己亦何敢果於死。聖人微服而過宋。爲死之傷勇故耳。則顏子亦烏得果於死哉。然或不幸而不得免焉。則亦有之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子然樂由求之從己而稱之爲大臣。故夫子小之。而爲之言大臣以道事君之事道、謂正理。不可、謂不合於正理也。有不合於正理。則爲大臣者必從而止之。由求爲季氏之臣。坐觀其失而不之止。是不以道事君也。直尸祿備數而已。故曰具臣。然則從之者與。季子以其不能止。則當無不從也。方是時。季氏無君之心已著矣。謂弑父與君亦不從者。非惟言由求所長。抑可以使之聞而懼也。或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弑父與君者。蓋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

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弒父與君以下。苟一事不以道而苟從之。皆爲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之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乎是也。然在聖門固亦不免於具臣之譏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置之事物酬酢之地。將反戕賊其心矣。故夫子有賊夫人子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而學固不獨在於書籍之閒。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畜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己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流。宜莫待乎讀書矣。而夫子每以好古爲言。蓋聖雖生知而亦必由是以成之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而無復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弊有不可勝言者。原子路發是言。特禦人以口給耳。而不知其失之若此也。故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所以責之之深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惟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惟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聖人因四子侍坐之際。從容以問之。將使之深省。且有發也。三子之對。皆非偶然而爲是言。所謂可使有勇且知方者。蓋有勇而無義則亂。勇而知方。教之所行也。所謂可使足民者。使百姓均平。無不足之患也。言三年而可使如此。其先後條貫素定於胸中而知其然也。所謂願爲小相者。習乎先王禮文之事也。三子者自體察其力之所至。此皆言其實也。向使用力不素。驟聞聖人之問。非茫乎無所措。則泛然肆其說矣。至於曾晳則又異乎是。其鼓瑟舍瑟之間。門人記之如此之詳者。蓋已可見從容不迫之意矣。言莫春之時。與數子者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吟咏而歸。蓋其中心和樂。無所係累。油然欲與萬物俱得其所。玩味辭氣。溫乎如春陽之無不被也。故程子以爲此卽是堯舜氣象。而亦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意也。晳之志若此。自非其見道之明。涵泳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於行有不揜焉。則以其於顏氏工夫有所未能盡耳。夫子以三子之言之實也。故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禮者、爲國之理也。言之不讓。則爲廢禮而失所以爲國之理矣。如求與赤。則庶幾乎能讓者。故復因以稱之。

顏淵篇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克盡己私。一由於禮。斯爲仁矣。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本乎篤敬而發見於三千三百之目者。皆禮也。曰一日克己復禮者。此言克己之至也。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該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爲仁在己用功。非他人所得而與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之目也。勿者。禁止之辭。用力之要也。不言思者。程子四箴所謂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或曰。克己之功。自始學至於成德。皆所當從事乎。曰。然。始學者當隨事自克。覺其爲非禮。則克之。克之力。則所見漸深。所見深。則其克也益有所施矣。及其至也。苟有一毫人爲。皆爲非禮。克之之功。猶在所施。至於大而化之。則成乎天。而後無所用夫克矣。夫以顏子聞夫子之言。宜其默識心通。而方且問克己之目。而請事斯語。此顏子之學聖人所以爲有始有卒也。學者果欲從事於聖門。則可不以顏子爲準的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平日之涵養一於敬。故其出門使民之際。皆是心也。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强恕者爲仁之方也。凡人有欲而不得則怨。若夫平易公正。欲不存焉。則己無所怨於人。和平之效。人亦何所怨於己哉。故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人之易其言者。以其未知用力也。用力愈深。則其言也愈不敢易矣。故仁者之言必訒。以其爲之之難也。司馬牛蓋易其言者。故夫子以此告之。使之深省乎用力之難而勉之也。觀牛聞夫子之言而遽曰斯謂之仁矣乎。則牛之易其言可知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蓋多憂者。故因其問君子而以不憂不懼告之。不憂不懼。固足以盡君子之道也。若牛之意。則以爲漠然忘其憂懼而已。疑以爲未足以言君子也。不知聖人之所謂不憂不懼者。以夫內自省察。無所愧病。故得其樂。而物莫之嬰也。能進於是。非君子乎。曾子之守約。蓋此也。使司馬牛而知所從事。則勉之於己而已。不然。徒膠擾於憂懼之域而何益乎。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牛之兄弟司馬魋也。牛以其爲惡。不能以自保也。故有孤立而亡兄弟之憂。若子夏之意。則以在外者不可以强求。而在己者可得而修勉。故知死生之有命。則當受其正而已。知富貴之在天。則當行吾義

而已。張子曰。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夫死生則有命。富貴則在天。君子夫何爲乎。以敬而無失爲主。其接人則恭而有禮而已。敬而無失。在己居敬而不違也。恭而有禮。待人恭遜而中節也。此乃人道正理。以行於世。而人自樂親之。四海之內。何莫而非兄弟。是則何孤立之憂乎。易所謂顯比者。是其義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呂氏曰。譖者、毀人之行。愬者、愬己之私。浸潤者、漸進而已。內有所未入。膚受者、面從而已。心有所未然。明者知幾。遠者慮終。必拒其始。然後譖愬不得行。不然。則始雖漸進。久則言入。始雖面從。久則心然。茲說備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傾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爲急務。然信爲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文猶質。質猶文。言文質相似。俱不可無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言苟文可去。則虎豹之鞟與犬羊之

鞹何異。此可見文質之俱不可無也。夫有其質則有其文。質者文之本。而文者所以成其質也。質立矣。而文生焉。體用兼備。表裏兼資。君子所以爲彬彬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哀公以用不足爲憂。而有若之對。循其本以告之。夫徹者。周家什一之法。徹法行。而百姓無不足之患。百姓足。則國斯强固。而君以安榮。亦無不足之憂矣。儒者謀人之國。未有不循其本而言之也。使哀公思夫二之猶不足。而有若乃欲損之以爲足國之道。在乎是。則庶乎知爲政所當損益者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崇德辨惑。修身切要之務也。以忠信爲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日新。德之所以崇也。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亦有時而失其理。二者蓋相須也。人之生死有命。豈容我欲之乎。以愛惡之私情而欲人之生死。其爲惑也不亦甚乎。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引詩爲證。言此其誠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爲政以敍彝倫爲先。彝倫不敍。則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彝倫所爲敍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楊氏曰。景公雖知斯言之善。而不能反求其所以然。所謂說而不繹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聽獄之辭。以片言決其是非。而人無不順聽者。則以其平日之履行有以信於人故也。記語者復載其無宿諾之事。古注訓宿爲預。尹氏曰。不預諾。所以全其信也。蓋推此一端。則可見季路平日所以自盡者。宜其有以信於人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聖人之意。不以聽訟爲能。而以無訟爲貴也。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然。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亡也。故教之以孝愛。而悖慢之訟亡矣。教之以禮遜。而傾奪之訟亡矣。以至於均田有制。民得其養。而田野之訟何自而興。昏姻以禮。不失其時。而昏姻之訟何自而興。凡此皆使之無訟之道也。況於在聖人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有同於化育之功者乎。記語者載此以承上章。則有以見仲由之道爲未宏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以子張之難能。其於爲政之方。不患其不能知而行也。所患者誠意不篤。有時而或倦。徇於其外。有時

而不實耳。居之無倦。則誠存於己。行之以忠。則實周於事。充之。則聖人之所以爲政者。亦無越乎此也。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解見前。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長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己。則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擠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爲政之本。正己爲先。帥以正。則無敢不正者。蓋己正而後教之。則人樂從之。不然。雖刑罰日施。亦莫之禁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橫渠張子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民亦將以不肖之心應之。又焉能禁止其惡乎。欲善者。欲民之善也。所謂以人治人也。是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聞與達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若有求聞之異。則其心外馳矣。烏能達乎。以質直爲尙而好義。則能實進於善矣。察言而觀色。則酬酢之方。進退之宜。皆有以審處矣。慮以下人。則能自克其驕矜之意矣。若是。則處己處人。皆得其道。其何往而不可行乎。固不問夫人之知與不知也。色取仁而行違者。其色若有取於仁。而中心不然。若是者。雖欲以竊取一時之譽。而自心以及家邦。豈復有可行之實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於夫子從容於舞雩之時而有問焉。所謂崇德、修慝、辨惑者。亦可謂之切問矣。故夫子善之。先事

後得。先其所事而不計其得。此德所以崇也。若先有求得之心。反傷於德矣。攻己之惡而不暇攻人。此慝所以修也。若專意於攻人之惡。則其心先有害。而於己亦莫之省矣。忿之不忍。至於忘身以及親。此惑之大者也。是可不謹於微而懲其源乎。此三者、皆修身之要務。斯須之不可忘者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

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知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況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以愛人爲可以盡仁。則未可。而其所以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於問知而諭以知人者。亦猶是耳。樊遲未達。疑其未可以盡也。夫子復告之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言知人之功用如此。遲猶有疑焉。而訪之子夏。觀遲之在孔門。雖資稟之鈍。然亦務實者。故凡遲之所疑者。在他人則亦忽而不之疑也。其於師友之際。問辨之不置如此。子夏聞夫子之言而富之。舉舜湯之事以擴其心。於此蓋可見知人之爲大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忠告者。有不善則告之而無隱也。善道者。以善誘掖之也。斯二者亦足以盡友道矣。苟其不以爲可。則止焉。蓋友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有止之義。若强聒焉。非徒無益。反以自辱傷友道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朋友講習。與夫攝以威儀。莫非文也。爲仁固由己。而亦資朋友輔成之。輔云者。左右翼助之意。蓋非惟切磋之益。其從容浹洽。相觀而善。所輔爲多。

癸巳論語解卷第七

子路篇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身率之於前而勸相之於後充此固足以盡爲政始終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先有司則事有所任赦小過則人得展其才舉賢才則可以成治而善俗爲政亦不越是三者之爲才則人才誠未易知也故仲弓有焉知賢才而舉之之問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立賢無方之公心也然則又奚患賢才之不聞哉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此雖爲衞國而發實爲天下國家之要也正名之道莫先於人倫之際當時衞國自其人倫蓋已不正矣故夫子首以爲言以子路之賢而以爲迂謂其難行也聖人以爲野者以其不闕其所不知也於

是爲之言正名之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凡在天地間。洪纖高下。是非美惡。有其物。有其事。則有其名。蓋理之所定也。名之不正。則洪纖高下失其倫。是非美惡紊其宜。言之斯不順矣。言之不順。則咈於人心而人莫之服。事之所以不成也。事不成。則失其序而不和。禮樂之所以不興也。禮樂不興。則必至於從事於刑罰以强人之從己。則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其手足矣。名之不正。其弊蓋至此。若夫君子。則其名必可言。其言必可行。未嘗有所苟。以其正名爲先故耳。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請學稼圃之意。以爲在上者當盡力以先民也。夫子答以不如老農老圃。謂非君子所當事者也。樊遲既出。而復申言之者。遲無以復。而義有未盡也。小人云者。爲其所見者小人之事也。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從也。而有弗從者。好之未至焉耳。上好禮。則篤於恭讓。故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其宜。故民心爲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下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不遠也。是非徒有以得其國之民。四方之人莫不願爲之氓矣。區區欲下從農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小矣。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人情事理皆具於三百篇之中。故誦之而可以達政。三百篇皆易其心而後語。得其所以言者也。故誦

之而可以專對。若誦詩矣。而於此一者無得焉。則是誦言而忘味者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者何如耳。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衛之先。固兄弟也。而方春秋之時。二國之政陵夷亦無以異也。故聖人歎息焉。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無求富之心於其合也。完也。美也。而皆曰苟焉。則其欲不競於物可知矣。此所以爲善居室。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爲有序也。冉有亦可謂善問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卽其期月所立之規模者也。充之而已矣。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相繼。百年之間。其教化之所及。亦可使民不由於惡。若夫進乎此。則其風化固不止於此也。故繼之以王者必世而後仁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之所及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聖賢之論爲政。未有不本於正身者也。正其身矣。則其推於有政。亦是理而已。身且不能正。其於正人若之何哉。後世之治。未有能使人心悅誠服者。以此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事止於一事而已。若政則綱紀存焉。政雖有但爲一事者。而其所該固非止乎是事而已也。季氏之所爲。冉子之所得與者。事耳。苟有意於政。則豈有不咨於孔子者乎。冉子以事爲政。聖人辨之。亦因以警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此二言者。興喪之端實分焉。蓋知夫爲君之難。則必思所以自勉者。而其易將至矣。惟樂其從而不察其不善。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與之俱淪亡而後止矣。聖人之言。含蓄而無弊。故問一言可以興喪。則以爲言不可以若是而舉其幾者焉。幾、近也。既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必曰、如知爲君之難。而後以爲幾焉。既曰、惟其言而莫予違。必曰、如不善而莫之違也。而後以爲幾焉。亦可見立言之密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此政之善也。然未有澤不及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爲者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平心易氣。正義明紀。爲其可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夫子恐其小成也。故以此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直者。順其天性而不以人爲害之者也。父子之親。性之理也。其更相爲隱。是乃若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加於其間也。若於所當隱而不之隱。則是逆天性之理。斯爲不直矣。世之循名而不究其實者。其於君臣父子之際。咈其所以爲直之理。幾何其不若是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居處恭。亦敬也。端莊儼恪之謂。執事敬。當是事則主是事也。與人忠。無敢欺。無敢慢也。要須從事之久。則下學上達。意味日深。仁其在是矣。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以言其工夫不可間斷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

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聖人三答子貢之問雖有淺深然皆篤實爲己之事士之爲士以實爲貴也行己有恥不爲不義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周於用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雖未知其見於用何如然其孝弟之行己信於人也至於言必信行必果雖有未能合於義而亦區區庶幾期於自守者小人云者謂所見之小耳子貢初有疑於今之從政者於是而知夫子之意有在則又以爲問焉程子曰志苟急於斗筲惟恐其不能暴見也蓋徇外而不務實則不可謂之士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所見高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見狷者所守堅確而見有未得乎其理不得中行則斯二者亦可以與之進而裁之於中也蓋狂者力行以踐之則其見不差狷者致知以明之則其守不失而中可得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巫醫專精於祭祀疾病之際非無恆者所可爲也無恆者雖巫醫且不可爲也聖人善斯言而引易之爻義謂不恆其德者必至於羞辱承之又斷之曰不占而已矣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和於理也同者同其私也和於理則不爲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義天理人欲不兩立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鄉人皆好之、皆惡之。未可以其人爲善也。蓋鄉人有善惡。則其好惡不容不異。若皆好之。恐未免於同乎流俗也。若皆惡之。恐未免於崖異絕世也。故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其爲善誠善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非說人之說己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人爲善而取人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小人則徇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己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則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則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毅木訥。言其質也。剛則所執者强。毅則其行必果。木者質樸。訥者澀鈍。反是。其去仁遠矣。雖然。有剛

毅木訥之質。亦從事於學而後可以至於仁。不然。其質雖近仁。而亦莫由進也。一本云。計較作爲。害仁爲甚。故以剛毅木訥之質爲近仁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切切、偲偲、道相磨之意。偲偲、思慮相成之意。朋友之間。不越是二端而已。至於兄弟。則特可言怡怡焉。以怡怡爲主。而所謂長善救失者。蓋亦在怡怡之中矣。若有害於怡怡。則爲先失所以處兄弟之道矣。而餘何言乎。以子路之剛果。故告之以此。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以善人而教民。至於七年之久。而猶曰亦可以卽戎。言兵之不易也如此。然所謂卽戎者。如易利用行師、利用侵伐之類。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憲問篇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邦有道而祿食。理之順且常也。若無道之世。退而處約。乃其常耳。而可榮以祿焉。則必枉其道。爲可恥

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欲進於是。其惟克己乎。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懷居者志不立。其何以爲士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者、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也。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見其高且特耳。行有一定之操。故不以世之有道無道而改。若夫言則可孫矣。孫言所以避禍也。其孫也。亦豈枉其理哉。特含蓄而不敢盡耳。尹氏曰。爲國者使士言孫。不亦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必有言。其有言也。和順積中而發見自然也。仁者必有勇。其有勇也。其惻怛之中誠形於外也。固有務於言、實未至者矣。故有言者不必有德。固有勇於爲而未必中於道者矣。故有勇者不必有仁。是以君子惟德之務。而言非所先也。惟仁是求。而勇非所病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

哉若人。尙德哉若人。

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强力不可恃而德之爲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尙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斯須之閒心不在焉。則爲不仁。是故君子戰兢自持而唯恐失之也。若小人則戕賊陷溺者之深。雖秉彝之端不容盡殄。而不能以自達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之斯勞之矣。忠焉斯誨之矣。勞者。勸其善以長之也。誨者、語其失以救之也。君子之於人也。忠愛之情篤。故長善救失之意無窮已焉。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鄭、小國也。介於大國之間。其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夫衆賢之力耳。草創者。具其大綱也。討論者。考之古、驗之今、而詳訂之也。修飾者。善其辭氣也。至於潤色之際。則命幾於成矣。必經子產之手點化之。而後其精神氣象爲備也。聖人稱之。以見爲命猶當假衆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雖然。鄭獨其爲命之善。可以自保而已。假使賢才有進於此。而經理其國皆無憾

如此。則豈特僅自保而已乎。凡此皆聖人言外之意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子產之德惠爲勝。故獨以此目之。彼哉彼哉。謂其人之不足稱也。人也云者。古注云。如詩所謂伊人。當從此說。蓋如曰之人也云爾。舉其奪邑而人不怨。則可見其爲政之得宜也。凡夫子之稱管仲。皆舉事以言之。聖人抑揚之意。固亦可見。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富而無驕易。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安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當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其中。皆爲怨矣。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進於樂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老者。行義爲人所尊之稱。趙魏老在當時號爲家事治者。公綽之不欲。其德可取也。故以爲趙魏老則優。若夫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職煩勞。意者公綽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爲耳。大抵用人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兼四子之美而文之禮樂。然後可以爲成人。蓋體不備不足以爲成人。故四子之美必兼得之。雖兼之矣。而不文之以禮樂。則亦將失其序而不和。故必文以禮樂而後可也。文之以禮樂。道問學之事也。語成人之極致。至於聖人之踐形而後爲盡。故此言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又言其次者。聖人所以引而進之也。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受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敦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爲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士。故人之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之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武仲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於是魯立臧爲焉。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爲賢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程子曰。管文公欲率諸侯以朝天子。正也。懼其不能。故譎而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齊桓本侵蔡。遂至於楚而伐之。責其職貢之不修。其行非正。然其所執之事正。故稱其伐之正。而不見其行事之本譎。是以正而掩其譎也。聖人發其心迹。使晉人勤王之志顯。且使後世知愼所舉而不失其正也。雖然。桓文皆未爲盡善也。聖人斯言。使知夫立意雖正。而用之之差。則反害其本意。又使人知夫所行雖正。而本意發之未善者。亦終不可掩也。大抵始終一出於正。表裏粹然而無疵。乃爲善耳。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夫子所以稱管仲者。皆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亦可知矣。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問答抑揚之意。學者當深味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志在上賢。而不萌媚忌之心。以斯一善。其謚以文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矣其喪。

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禦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爲之難也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訒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春秋之時。三綱淪。九法斁。至於弑父與君。亦莫之禁也。孔子因陳恆之事而正討賊之舉。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亂臣賊子無所容迹。三綱可整。九法可序。而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而公使告夫三子者。孔子豈不知三子之必不以爲可哉。然當是時。孔子已去位。而從大夫之後。君使之告。則不可以不告也。雖然。是殆天意而已矣。程子曰。使當時之說得行。則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命於周。率與國而討之。東周其復興乎。若如左氏所載。以魯之半加齊之半之說。則是以力而不以義也。豈孔子之心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一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之。若忠信有所不足。於事君之道爲未盡。而徒以犯顏爲事。亦鮮味矣。以子路之剛果。不患其不能犯。故告之以勿欺之爲主焉。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者、達盡其事理也。上達者、反本天理也。下達者、趨末人欲也。皆云達者。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云喻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學以成己也。所爲成物者。特成己之推而已。故古之學者爲己而已。己立而爲人之道固亦在其中矣。若存爲人之心。則是徇於外而遺其本矣。本既不立。無以成身。而又將何以及人乎。一本云。學以成己也。古之學者。爲其所當然而已。若爲人而學。其作輟皆以人而已。豈所以爲學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公明賈之稱文子。其言雖美。而實則失之。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解已見上。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位非獨祿位之稱。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之間。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有所止而無所越。皆爲不出其位也。非有主乎其中者。其能然乎。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言過其行。則爲無實之言。是可恥也。恥言之過行。則其篤行可知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君子之道。不越是三者而已矣。自學而言之。則知知仁守勇決三者所當並進也。自德而言之。勇之成名有未及乎知而知之成名有未造乎仁也。夫子言之而不居。郁乎其忠厚而浩乎其無窮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擬議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篤其在己也。聖人抑揚之間。所以長善救失者。宜深味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四端五典。雖聖人不自以爲能盡也。而況於學者。其不能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願乎外也。若有一毫患人不己知之心萌於中。則其害甚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詐億不信者。智術之用。而先覺者。誠信之存。蓋誠信充積於內。則人之情僞。事之幾微。自無得而逃。如鑑明於此而妍醜莫隱也。若先以逆與億加之。則吾固已自墮於欺妄之域矣。雖使有時而或中。至於情僞之交。幾微之會。必不能以先覺。是猶反鑑而索照也。雖然。固有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不能先覺者。則以夫天資雖美而誠身之未至也。故必曰先覺之是賢。此所以貴乎學也。一本云。孔注。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此解文義順。蓋人必欲以先覺爲賢。則未免於逆詐億不信。而不知其在己者先陷於巧僞矣。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又何必以能逆億於先爲賢乎。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辭氣何其溫厚而含蓄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包注。固、謂疾世固陋。此解是。栖栖、猶皇皇也。佞、口給也。疾、猶病也。微生畝謂夫子皇皇歷說。類夫尙口者。夫子以爲非敢爲佞。病夫世之固陋云爾。病世之固陋而欲以啓告之。則有所不得已焉者。微生之流蓋未知聖人天地生物之心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之得稱。爲其德。不爲其力也。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尙德爲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怨報怨固爲刑戮之民然以德報怨亦私意耳蓋所謂怨者猶橫在胸中故也若君子之心則何怨之存以直答之而已直者蓋待人之常道順理之是非也以待人之常道待怨者則怨之不存可知矣然於有德者則不能以忘德之之意未嘗不存蓋亦非姑息之謂特周旋曲折之間每致其敦篤焉耳此忠厚之心也一本云怨有輕重若施於已之怨則犯而不校何報之有若君父兄弟交游之怨則義有當報者於所不當報而不報於所當報而報皆順夫理之當然此所謂直也直則非動於血氣可知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莫我知之歎所以發問者賜有問焉可謂達矣無所必於天故不怨無所期於人故不尤惟篤其在己者而已下學而上達是也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也知我者其天乎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道故其發言自然如此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廢興有命公伯寮何所預於其間哉不曰已而直曰道之將行與廢方之孟子予之不遇魯侯之論亦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世者超然遠舉不與世事接也如太公伯夷居海濱之時辟地不居亂邦也辟色禮貌衰則去之者也辟言言弗行則去之者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橫渠張子曰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與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聖人非不知道之不可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蓋賢者之隱於抱關擊柝知其不可爲而遂已者也彼雖知世之不可以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也然而玩其辭氣緩而不迫則其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去聲矣

荷蕢聞磬聲以有心量夫子然彼獨未知夫子之心也則以爲區區然欲世之知而已故謂莫己知則可以已深則當厲淺則當揭人不己知則當已也果哉末之難矣謂其言之果而無得與之辨論矣難去聲如楚狂接輿則欲下而與之言荷蓧丈人則使子路反見之蓋察其辭氣恐或可告語故耳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張疑人君之不可以三年不言也。故有此問。此特以利害論。而未究夫事理之實也。冢宰之職。統百官。均四海。三年之間。百官蓋總己以聽矣。夫君敕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何以教民孝乎。夫子謂古之人皆然。蓋言此天下之常經。古人之通道故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上篤於禮。則民興辭遜而順其長上。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之道。不越乎敬而已。敬道之盡。則所爲修己者亦無不盡。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蓋一於篤敬。則其推之家以及於國。以及於天下。皆是理也。極其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兆民雖衆。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則修己以敬一語。理亦無不盡者。子路疑其未足也。則告之以修己以安人。安人是己之所推而已。又疑其未足也。則告之以安百姓。安百姓是安人之備者而已。又曰堯舜其猶病諸。欲子路之毋忽於斯也。凡覆載之內。堯舜固欲己之澤均被之也。有未能焉。是堯舜之所病也。此修己以敬無窮意。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放達自居。而不由於禮。考之檀弓。於其母死。升木而歌。則可見其人矣。其在莊周列禦寇之下乎。

聖人於其夷踞以俟，叩其脛而數之，以爲幼而不率其幼，長而無可稱述，如是而老而不死，亦賊於天理而已。蓋幼者當孫弟，是乃天理也。於是而不率，則無往而不爲賊天理矣。方是時，原壤亦長矣，而聖人自其幼不孫弟數之，則見其弊之所自也。意原壤是時猶可以告，故叩脛而告之，是亦教者之一術也。一本云：聖人之教人，必使之自幼而習於小學之事，蓋孫弟乃學之本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童子，意者其將命有若成人，故或人疑其爲求益者也。夫子之意，以爲童子當爲童子之事而已。童子坐則隅不敢居於位也，行則左右不敢與先生並行也。今居位而並行，是不止乎童子之所習，而自進乎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故以爲欲速成者而已。如物之生，循其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則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埽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而防放惰之萌，使之循而有進也。其可忽諸。

癸巳論語解卷第八

衞靈公篇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夫子之在衞。靈公雖無道。然亦嘗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方以問陳爲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己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强弱爲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爲國者。以夫天敍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爲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與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强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獨曰俎豆之事者。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對其問陳之辭也。蓋俎豆雖有司之事。然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者。於其所爲、一日而不敢安者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路之慍。以爲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爲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流於濫爲異耳。濫者、汎溢之稱。言失其守也。怨天尤人。有動於中。則將失其守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賜之學博矣夫子欲約之也故進而語之多學而識之固賜之所以觀聖人者賜聞斯言而遽曰非與知夫子將有以告己也亦可謂達矣告之以予一以貫之使之極夫體之所該而用之所宗也所謂約我以禮者與雖然學必博而後可歸於約多學而識之固學者所當從事也若遽欲躐等以進夫一貫之妙而於所謂博以文者曾有所未習焉是爲終於窮大失居而已夫子之告子貢與告曾子理則一而告之之意則有異也於參也所以達其至於賜也所以迪其歸二子所造蓋有淺深故所以告之之意不同然在教者之當其可則亦一也此亦子貢初年時事耳至於論夫子之得邦家者則所謂一貫之理蓋識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眞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强力爲可恃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曰無爲而治又曰夫何爲哉蓋敍典秩禮命德討罪莫非天也舜何所爲於其間哉恭己以正南面而已恭己則奉順而不失也正南面云者猶云以是居正位而已獨稱舜者禮樂法度至舜而備人見其制作之盛而不知其本無爲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恆。以是而行。何往而不可。故雖居蠻貊之邦亦可行也。蓋人雖不己知。而在己者亦未嘗不行焉。若夫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妄而已。故雖州里亦有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存之不素。而欲保之於言行之間。難矣。存而不舍。則見於言行者斯不違焉。如是而後可以行也。子張書諸紳。請事而不敢忘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可以謂之直而已。然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之卷而懷之。則能因時而屈伸者也。故謂之君子。然比於用則行、舍則藏者。則猶有卷而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可與不可。非知者孰能審之。失人則非所以成物。失言則非所以成己。然非所以成物。是亦有害於成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

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器利則事善。所事者賢。所友者仁。爲己者之先務也。若所事與所友汎而不知擇。則其亡焉者不自知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爲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答顏淵。惟顏子可以與於斯也。放鄭聲。遠佞人。亦爲邦之大法也。以其易溺而難防。故重言曰、鄭聲淫。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以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與行而無斁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慮之不遠。其憂卽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卽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歎道之難行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位於朝者。以薦賢相先爲義。既知其賢而不與立。是冒居其位而已。故爲竊據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厚者、敦篤也。躬則自厚。而責望於人則薄。其所處豈不有餘裕乎。然則何怨之有。孟子所謂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小人不篤之已。而責於人者深。其心未嘗須臾而得其平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侯氏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故不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橫流極熾、無可奈何之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羣居之益。爲夫講習於義理也。若終日相處。不及於義。而徒以小慧爲能。非惟無益。反有損矣。故曰難矣哉。蓋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才知之私而已。不講求義理之歸。而相高以私知。其損豈不大乎。故小慧之行。義之賊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以方外。是義爲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爲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爲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遜順。則和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

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爲體。而禮與遜所以爲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體無不具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而所求者亦反諸己而已。二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此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莊以自持。則易以不和而失於爭。羣居而相與。則易以有比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其和。故矜而不爭。君子非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其公。故羣而不黨。惟敬者爲能處此而弗失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不云如有所毀譽而獨言譽者。聖人樂與人爲善之心也。且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毀抑又可知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有馬借人乘之。己雖有馬。不能乘習。則借人乘習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亡。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之亂德。以其不本於誠實也。小不忍之亂大謀。以其輕發於血氣也。故進德者以謀言爲先。當大

事者以忍性爲本。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衆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不遠人。顧充之何如耳。充盡其道。卽是聖人。故曰人能弘道。然道非於衆人之身而不足、而於聖人之身有餘也。道固自若耳。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改則其過亡矣。若過而不改。則其過常存。斯爲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學原於思。思固所以爲學也。然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爲無益也。學者所以習而行之也。習而行之。則其思爲益矣。此章非以思爲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聖人固不爲無益之思也。卽已而言。所以教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謀道與食之心不兩存也。謀者、思慮營爲之也。耕本爲求飽而已。豈望餒哉。而豐荒之不齊。則餒存焉。譬之學者。本爲求道而已。豈望祿哉。而上之人知而舉之。則祿存焉。學者不求祿之心。如耕者之不望餒。可也。重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惟憂道。故謀道。惟不憂貧。故不謀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知及乎此。而仁不能守。此則未能保之於己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涖之。而後內外相成而無弊。而又欲動之以禮。然後爲盡善。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風動之也。此雖統言爲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爲者之當大任。是也。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而其小有才知。亦不可廢也。君子而小知。則不盡於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其爲任賢使能之異也與。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夫民所以不肯爲仁。若是其甚者。其故何哉。私欲蔽之也。能克其私。則其於仁也孰禦。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於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爲之在己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中若但執其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蓋貞於義者公理所存而執小信者私意之守而已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爲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爲主也若曰爲貧而仕食焉而已遑卹其事則失其義矣

子曰有教無類

人所稟之質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而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强其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趨不同烏能相爲謀乎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於達意則止蓋過是則爲徇於辭而反害於實故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爲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孔注。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由求以伐顓臾之事告。而夫子首呼求以語之。豈求在季氏之間爲用事者耶。社稷臣、謂在吾疆土之內而主事者。冉有以夫子之不善是也。則以爲是季孫之意而已。夫子責之。以爲人之相。不能扶持其顛危。則安所用之。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豈得歸過於他人。主之者實任之耳。冉子至此無所遁其情。則言顓臾當取之意。意實欲之。而不曰欲之。更爲之辭。以文其事。君子之所疾也。夫季氏增植其私家。其意非特懼顓臾爲子孫憂而已也。蓋欲廣土地而利其有耳。夫子告之以爲國之常道。蓋有國者不以狹土少民爲患。患澤之不能均耳。不以貨財不足爲患。患民情之不安耳。若施均一之政。則百姓足。而何不足之憂。若有以和協之。則人情得。而何寡之慮。有以安輯之。則上下寧。而何傾危之至。此蓋爲國能邇之道也。近者悅而遠者來矣。而猶有不服焉。則益求之於己。修文德而已。文德、仁也。於其來也。則亦安之而已。蓋主於使遠近俱安而已。此乃爲國家者之常道也。使季氏爲魯國之政而率是道。則遽敢崇私門。弱公室。爲分外之舉。以失民心乎。求也爲相。既不能使之修德以來遠人。而其近

亦日以攜散而莫能守。乃欲動干戈以逞其欲。夫季氏、卿也。而上僭其君。其下觀之。亦將不奪不厭。是徒以顓臾爲子孫憂。而不知禍之起於蕭牆。蓋有理之必然者矣。冉有但知爲宰者當任其家事。而昧於幾微。暗於遠大。如此。斯爲具臣而已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爲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斯言發於魯定公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爲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

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也。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乎此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者、所以輔成己德也。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爲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爲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禮樂者。進反之義。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公恕之心。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不日益乎。樂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溺。烏得不日損乎。損益之原。存於敬肆而已。驕樂、以驕矜爲樂也。宴樂、以宴安爲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言未及而言。欲言之意先之也。故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故謂之隱。未見顏色之相接也。而遽發言。是又甚於躁者。冥行而已。故謂之瞽。察言而觀色。所以爲達也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鬬血氣既衰則歉而志得凡民皆然爲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至於成德之君子固有以化其血氣之私然戒心亦未嘗不存也此放鄭聲遠佞人孔子所以告顏子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弗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或曰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與斯言有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當爲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生知學知困知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生知者天稟所鍾之全粹不待學而自知義理也其次則必學而後知又其次困而後反於學困而學

雖在二者之下。然其至則一者。以夫人性之本善故耳。若困而不學。則是自暴自棄。斯爲下愚矣。然而生知、學知、困學、其至雖一。而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焉。玩諸古聖賢。則亦可見矣。孔注困、謂有所不通。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九思當乎此則畏乎此。天理之所由擴而人欲之所由遏也。然而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既發之後。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楊氏曰。德以思而成。以忿欲而敗。故九思始於視聽貌言而終於忿與見得。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見善如不及。徙義之速也。見不善如探湯。惡不仁之甚也。此篇於自好者能之。至於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耳。蓋其所達之道。卽其所求之志也。此大人之事。故曰未見其人也。舉夷齊而言。夷齊所謂能求其志者也。先以齊景公爲言。以見求志者非有慕乎外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

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疎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亦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則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正名之意也其名雖是而可亂其實乎春秋之時以妾母爲夫人者多矣其甚則以妾爲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爲者又其甚則有若魯昭之娶同姓者其實之乖一至於此然則君之稱夫人夫人之自稱與夫邦人及異邦之人稱之其得安乎哉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歟

癸巳論語解卷第九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欲夫子之見己。以夫子之不往也。則歸豚焉。欲夫子之來拜也。在禮當往拜。則烏得而不往。時其亡者。則不欲見之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貨三問而應之如響者。貨蓋不可與言者。故申不已之意而遜辭以答之。然懷寶而迷邦。誠不可謂之仁。好從事而亟失時。誠不可謂之知。夫子誠未嘗不欲仕者。特非其道則不可耳。是則言雖遜而理亦未嘗枉也。此待惡人之道。若他人。遜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傷於辭危。聖人從容酬酢。其含蓄中節如此。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爲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

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上知則不淪於下。下愚則不達於上。苟非上知下愚。則念不念之分固可得而移也。上知下愚一存於氣稟乎。曰不然。上知固生知之流。然亦學而可至也。均是人也。雖氣稟之濁。亦豈有不可變者乎。惟其自暴自棄而不知學。則爲安於下愚而不可移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爲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爲是。而謂前言爲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公山弗擾之召。夫子謂其不徒然者。以其肯召聖人。恐有悔過自新之意也。自周之東。君臣上下之分日以陵夷。故諸侯逼天子。大夫制諸侯。而陪臣畔大夫。此東周之爲也。如使聖人得用。必以正名爲先。固將反東周之爲。而復西周之舊。則夫公山弗擾其得爲今日之事乎。子路之不說。懼其汙也。不知使

聖人而誠可往則其撥亂反正固有道矣或曰公山弗擾執季氏以畔安知其志不在於克亂以權耶其能强公室殆未可知也其爲東周亦未可知也夫弗擾不稟命於公而輒畔其大夫逆也欲以是而克亂是謂以亂易亂而反加甚焉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而爲簒奪之計者也若夫子意其如是而欲往則是聖人可陷而可罔也其說失之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此君子守身之常法也至於磨不磷涅不緇在聖人然後可以言此蓋堅之至則磨而不磷矣白之至則涅而不緇矣故楊氏曰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者幾希矣然而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夫子皆嘗欲往而卒不往何也其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而卒不往者則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子路蓋不悅乎弗擾之召矣及佛肸之召而復有言焉則以夫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安故問辨之不敢釋抑可謂善學矣然而子路之不悅在子路之分則當然蓋子路以己處聖人而

未能以聖人觀聖人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爲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爲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爲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爲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爲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窒而蔽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興、謂興己之善。觀、謂觀人之志。和平而無邪。故可以羣。親切而不傷。故可以怨。溫柔敦厚。深篤乎人倫之際。故邇可以事父。遠可以事君。而又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是則詩其可以不學乎。張子曰。止言事父事君。舉其重者言之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周南召南者。謂躬行周南召南之實也。天下之事。未有不本於齊家。必如周南召南所述室家之事。

而後爲家齊由此而達之則無所不可行若爲之不從此始則動有隔礙雖尺寸亦不可以推而行也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然而未有不修身而家齊者故欲爲周南召南者又以修身爲先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玉帛固所以行禮也鐘鼓固所以爲樂也謂玉帛鐘鼓爲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諸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小人謂在下之小人言君子而色厲內荏則其爲欺與小人之爲穿窬者無以異也尹氏曰色剛厲而內柔荏其欲人之不知也推其心何異穿窬之盜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孟子答萬章之問詳之矣惟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爲賊夫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談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是棄之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患得患失者。以得失爲事也。其所爲患得者。乃計利自便之心。惟其有是心。故既得則患失矣。其患失之心。乃患得之心也。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矣。若是則凡可以勿失者。皆在所必爲。而亦何所不至哉。自古亂臣賊子。其初亦豈敢遽有簒弑之萌。惟其患失之心蹉跌至此。故夫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聖人謂爲鄙夫者。蓋區區惟己私之徇。不亦鄙乎。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爲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爲疾。然猶爲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爲蕩。矜而爭。則溢而爲忿戾。愚而衒直。則變而爲詐。是蓋世衰俗敝。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爲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抑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解已見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觀聽。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亂事實。使是非邪正率皆

紊亂邦家所由傾覆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言本以明理也聖人恐學者但求於言而反以支離也故有予欲無言之歎子貢從而問焉亦可謂達矣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亦何隱哉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也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蓋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制禮爲之過不及之節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孔子反復告之以女安則爲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哉以其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隱於中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爲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爲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爲可畏耳。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君子尚義不尚勇。蓋尚勇則徒知勇之務。而或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之所當爲。勇固在其中矣。亂、謂亂常理也。盜、謂盜其上也。君子小人、以在上在下者爲稱。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爲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爲其逆也。惟其循理。故惡勇而無禮者。爲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爲其冥行一本作妄動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徼、孔注云。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方其壯時。猶不能用力以矯厲。則終於淪棄可知矣。此警懼學者使之激昂自進於早也。

微子篇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者。皆當其時、於其身、處之盡其道者也。其立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則自靖以獻於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三子之所爲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稱爲仁。以其不失夫性之理故也。一作以其中誠惻怛。克盡其道故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然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下惠謂焉往而不三黜。則所以期於斯世者亦幾於不恭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爲至焉。如楚狂、耦耕、荷蓧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而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景公計量所以待之輕重是與孔子事道之意違矣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爲至矣然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不係待之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亡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而不迫其人天資亦高矣夫子意其可以告語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迹而已於是見其險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夫子使子路問津亦察其容止之有異也長沮謂是知津矣此譏夫子周行天下之已久也桀溺之意則以爲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爲言其徒勞爾故以夫子爲辟人之士謂其道不合而後去也以己爲辟世之士謂舉世不得而親之也夫子憮然者以其與吾意異也夫人不可與鳥獸

同羣當與斯人爲徒耳以天下之無道也故欲從而變易之使天下而有道則何事於變易乎必如桀溺之意以其無道而辟之則將去人之類與鳥獸同羣而後爲可耳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其意以謂吾知勤四體、分五穀之爲道耳植杖而芸亦不迫矣子路聽其辭氣見其容止而敬之拱而立未知所言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以食而復見其二子則其爲人蓋有餘裕而疑非遂絕世者也故夫子以爲隱者而使子路反見之欲有以告語之也至則行矣則惟恐人之己知故行以避焉其隘可知也子路所云殆述夫子之意云爾義者、宜也故宜莫大於君臣故以不仕爲無義丈人之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者也其不可得而廢者非以其性之所有乎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爲大也君子之仕豈爲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此篇所載楚狂耦耕荷蓧此四人皆素隱者然就其中荷蓧其差高乎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

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七人者皆爲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淺深之不同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歟。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言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慮思。此所謂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放言者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爲。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素隱行怪之爲。有合於權。爲可取也。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撰矣。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其曰無者。言其不存於中也。然則夫子之心果何如哉。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大而化之。其惟天乎。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若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故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而已。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張子曰。始者樂失其次。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家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蹈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其曰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言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四言者。反復而言之。皆當在所篤也。篤乎此。則君國子民之本立矣。不施其親。尹氏曰。親者不失其

爲親是以無所施此說爲安大臣既用之則當聽其言而使得行其道其可使怨不吾以乎故舊無大故則不棄絕之大故必得罪於國與民者也然曰不棄而已非私以爵祿也無求備於一人於一夫之身而求備非特失用才之道而亦非所以養德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張子曰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楊曰八人盡爲士之道故謂之八士

癸巳論語解卷第十

子張篇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決擇於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篤於本也其可已矣者猶云若是可謂士矣楊氏曰於成人曰授命曰見利於士曰致命曰見得蓋致命則力爲之不如授命之安見利則未必得也見得而後思義焉則不豫矣此成人與士之異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執德弘則進德有地信道篤則志道不回苟其不然雖有爲善之心亦若存若亡不能爲有亡也程子曰信之不篤則執德無由弘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其說是蓋交有淺深二子論交各爲一義不可廢也若但與之汎然交際而已則固當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若與之爲朋友之交則當與其可者而拒其不可也但拒之之辭微過甚耳然而在學者之分則子張之言未若子夏之嚴也而遽非子夏之說且曰我之

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德自居者。此亦其堂堂氣象也與。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堯舜之道。天下之達道也。非堯舜之道。皆小道而已。小道亦各有所長。非無可觀也。然以致遠則必有弊而不可以行。致遠、謂推之天下與來世也。君子之學。豈但爲目前計哉。亦期以遠而已。則夫小道者宜君子之不爲也。然惟其有可觀。故可以惑人。人惑之。謂見其近利云耳。若以致遠存心。則烏能惑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日知其所亡。謂日知其所未有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不可便以此爲仁。而仁不外是也。惟從事於此而不計其獲。則循序而有至。蓋不可以欲速而臆度也。聖門論仁。大抵如此。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百工居肆。所以成其事也。君子務學。所以致其道也。致者、極其至也。蓋道本不離人。然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耳。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卽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卽之。則溫焉。卽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爲三變。豈君子之强爲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在使民諫君之先。民信則心誠服矣。君信則志意交矣。然所爲信者。在乎篤之己者何如耳。易曰。有孚盈缶。夫使民而民以爲厲己。諫君而君以爲謗己。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若舍己而尤人。不亦殆乎。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大體也。小德、節目也。君子所存。大體固有定。而至其酬酢之際。用權以取中。初無一定之執。故未嘗不同歸焉。如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類是也。然而斯言以大德不踰閑爲本。必大德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蓋其出入未嘗不在其閑之中。故曰可也。不然。本之不立。而謂出入爲可。是小人之無忌憚而已。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篇所載子夏之言。無非切要。而此章尤爲能發明聖門之閫奧。孰先傳。孰後倦。謂君子教人。具有次序。蓋其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可後而倦不傳。但學者資質聞見如草木區分之不同。故所得有淺深之異。而君子之道本末實一致耳。故曰焉可誣也。若夫始末兼舉而無餘憾。則是聖人矣。非學者事也。今夫小子習爲洒埽應對進退之事。是之謂小學。由是而致其知。則存乎其人。是之謂大學。至於充之而盡。亦初不離乎洒埽應對進退之間。若以此爲末而別求所謂本。則是析本末爲二體。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不相管屬。其爲弊蓋有不勝言矣。以子游久在聖門。而其差猶若此。甚矣論學之難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成己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主於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雖有高明之見。卓絕之行。謂之難能則可。而不害其爲未仁也。堂堂氣象。所以爲難與並爲仁也歟。蓋是道也。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子。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

難與並爲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以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以爲難能。特曰爲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政必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有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爲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與。故有取其不忍以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常耳。不必稱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父之惡。不可稱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爲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嗟乎。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夫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能存此心。

則有以仁乎斯民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如川澤是也。川澤處卑。衆水畢萃。紂之不道。可謂極矣。其曰不如是之甚者。言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爲不善而天下之惡將皆歸之。是以若此其極也。書稱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而飛廉惡來之徒皆集於朝。不善之積。日累月成。以至於貫盈。是豈不猶川澤所居者下而衆水皆歸之者乎。故君子惡居下流。强爲善而已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人皆見之者。君子不以文飾掩蔽其過也。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萬理盈於天地間。莫非文武之道。道初無存亡增損。在人所識何如。賢者則識其大者。不賢者則識其小者。人人莫不有文武之道也。至於庶民耕田鑿井。仰事而俯育。文武之道。亦何嘗無乎。然則夫子焉往而非學。惟善之主而初無嘗師也。此其所以備斯文之大全。大舜樂取諸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卽此意耳。特以文武爲言者。以文王武王以來。其傳至於孔子故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所造愈深則人愈難識而況於聖人之爲至乎非得其門而入者何由知其蘊也雖然武叔亦豈眞能窺子貢者哉使其果能之則其於夫子之道望乎牆仞當知起尊敬之心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喻皆可謂切矣夫邱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爲自絕於日月而已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貢以日月喻聖人之不可踰矣復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喻聖人之不可及尤爲切至矣蓋大而化之非復思勉所及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力是豈不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乎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誠感無不通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無不得其所者也其猶萬物之於天乎子貢知足以知此其所造亦深矣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所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爲安樂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程子謂曰字上脫一湯字。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爾。己有罪。則不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己哉。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爲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權量者。法度之所由出也。故不可不先謹。法度審。則綱紀定。廢官修。則事無曠。此政之所以行而無壅也。興滅國。不欲忘其先之功德也。繼絕世。不忍墜人之宗祀也。舉逸民。不使賢才以遐遺也。是三者。民心之所願而民望之所歸。此民之所以歸心也。以民食爲重。則人務本而有以厚其生。以喪祭爲重。則民鮮終而有以哀其死。凡此皆爲政之綱紀也。而行之則有本焉。下四者是也。寬則民有所措。故得衆。信則民願爲之役。故民任。敏則無失時之患。故有功。公則順天下之好惡。故說。然是四者之中。公又爲本也。此亦孔子之所常言帝王爲治之要。門人幷記於此。亦春秋示百王大法之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孔子論爲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復以附前章之後。姑息以予民。則惠而費矣。若因其所利而利之。如制之田產。教之樹畜。通工易事之類。皆是也。是則其爲惠均平而何費之有。使之不以其道。則勞而怨矣。以逸道使民。則何怨之有。凡動於己私者。皆貪也。若所欲者仁而已。則何貪之有。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安裕。故常泰然。而無所不敬也。故不驕。若夫以勢位智力自恃。則驕驕。則不泰矣。正衣冠。尊瞻視。

臨之以莊也。持身如是之嚴。故人望而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夫有使人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施於人者也。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而欲仁又其本歟。不教而殺。謂未嘗有教以先之。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虐之而已。不戒告而視其成。是暴之而已。令慢而其期則欲必至。是賊之而已。三者皆不仁者之爲也。猶之與人。當予則與之耳。若爲政但知守出納之吝。而不知施舍之宜。是有司之事耳。尹其政而但爲有司之事。豈不失爲人上之道乎。此不知者之爲也。失人心而召禍亂。未必不由此。故亦居四惡之一焉。尊五美而屏四惡。則政日新而無斁矣。五美之後。必繼之以四惡之防。聖人之戒深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所論命。謂窮通得喪之有定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求。何以爲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體。則有履踐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情實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必以是爲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

吾家自前明遜志先生以經術教授鄉里。詩書遺澤。幸無失墜。所著遜志錄、歸閒集、性理纂言、毛詩特解等。鵬惜聞其名而未見其書。卽一世祖忠獻公勳業爛如。而所著論語解亦散佚不可攷。經義考僅傳其目四卷而已。惟南軒先生論語解十卷。爲朱子集注所采。流傳於世。與太極通書等並垂不朽。甲子夏仲。兄出篋中是編授鵬。鵬敬謹校錄。梓入叢書。庶幾沐浴世澤。永藏家塾。並以見遜志先生之承先啓後。坊表儒英。其來有自云。乙丑春日。裔孫海鵬謹識於傳望樓。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癸巳論語解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張栻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沈抱秋謝雨東）

平

E八二五

榮